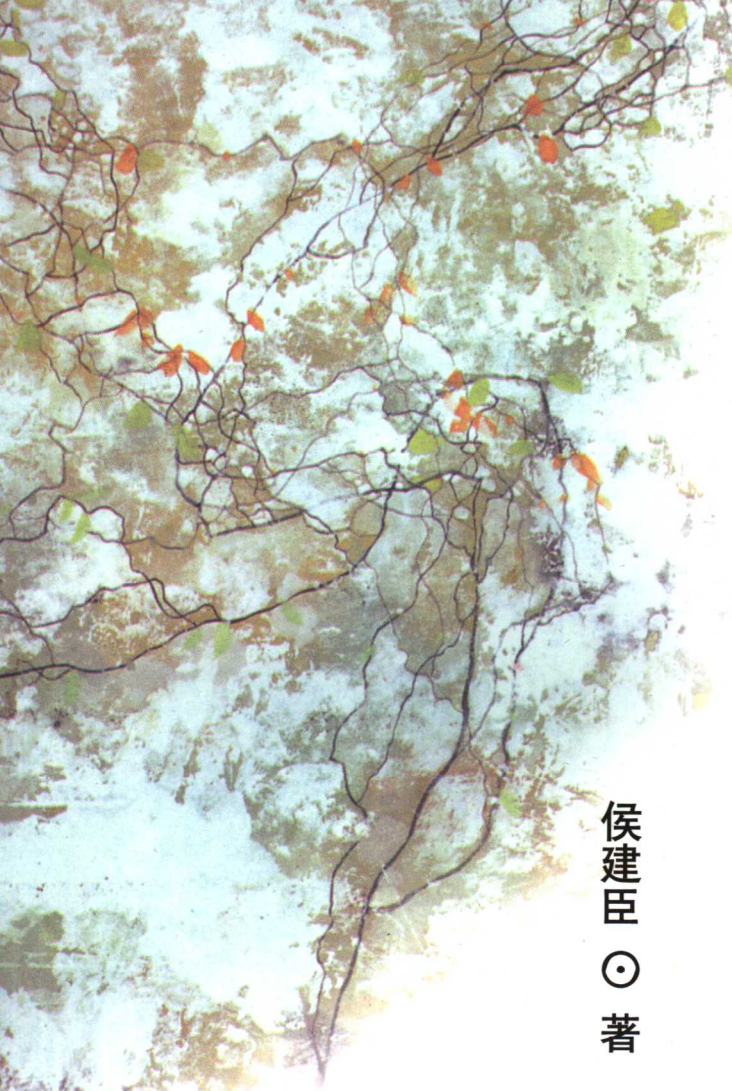




· 作家文丛 ·

主编 赵娟

边走边哼

侯建臣◎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边走边哼

侯建臣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走边哼/侯建臣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4

(作家文丛/赵娟主编)

ISBN 978-7-80171-974-4

I. 边… II. 侯…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0743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 字数 100 千字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80171-974-4

定价: 80.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M U L U 目录

8月20日上午的某段时光	/001
半个月亮爬上来	/004
鹁鸪飞了	/006
草地心情	/009
茶屋	/011
长城与我们的距离	/014
长河落日	/017
朝云暮雨	/020
成长的代价	/022
臭脚丫子	/024
穿鞋	/027
蠢才与烂苹果	/029

陈 逸 臣



大云冈	/030
大三对联	/032
大同景点三题	/035
大碗小碗	/037
到“年”那边去遛一遛	/039
等雨	/041
冬日	/044
对一只苍蝇的同情程度	/045
废话	/047
给生命配乐	/049
公鸡的使命感	/052
狗的眼	/054
狗的半径	/056
鼓匠	/058
关于读书	/062
关于鸟的话题	/064
过年二题	/066
过年琐忆	/070
河的源头	/072
河东和河西	/075
红绿灯的哲学	/076
“后面”的诱惑	/078
黄蝴蝶	/080
混混	/082

交与不交	/084
靠近火炉	/085
客人	/087
口子	/089
乱衙门	/091
落雪	/094
麻地	/095
麻炮	/098
猫逮耗子及其他	/102
没有院墙的院子	/104
眉毛往事	/108
迷人的季节	/110
明天我们吃什么	/112

8月20日上午的某段时光

突然觉得很静。

在这样一个上午，在这样一个拥挤着桌子、书、文件、电脑、电话和其他乱七八糟东西的办公室里。

桌子静静的，书静静的，文件等等其它的东西们都静静的，它们静静的姿态让这个上午也显得很静很静。这静让时间也懒得走了，像老人一样随便地蹲在某个地方丢盹儿。

很久没有这么静了啊，匆忙的脚步、繁杂的人群、碰撞的声音，这些说不上来的东西把整个空间挤得满满的，似乎连个插针的缝隙都没有，似乎所有的空间本身就是一块硕大的石头。还有气味，匆忙的脚步、繁杂的人群、碰撞的声音里都是含了气味的，那些气味总是不管不顾地在空气里横冲直撞，气味似乎就是声音的影子，气味似乎就是人的影子。还有厕所的味道和饭的味道。办公室的门对着厕所，窗户对着一家饭店，在有意无意中，厕所的味道和饭店的味道就一齐交替着出现在办公室里。厕所是全局人统一用的厕所，平时里一缕缕厕所的味道散步一样，散漫地随意地流连在角落落落，似查岗的领导一样，有意无意地随便遛着。随着人们进出厕所时开门关门的声音响起，那厕所的味道就会骤然地紧张起来，速度也会快起来，很是招摇地大股大股地拥出来。而窗户对着的饭店，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较有名的饭店，上下午时节，饭店里人声嘈杂，炖肉炆油等等的味道就会从窗户

的缝隙里钻进来，就连那人的声音里都沾满了油的味道、各种调料的味道。一缕一股的饭店的味道就压过了厕所的味道，时间久了，两种味道就交织在一起，把空气搅得说不清楚是什么味道。

可是现在，这一些似乎都没有了。静静的，所有的一切。空气在这一刻根本就不流动了，沉睡很久的样子，思索什么的样子，更像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样子。桌子、书、电话、电脑一切的一切都沉睡或者思索什么的样子，也好像它们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样子。

一缕一缕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是不是一缕一缕的阳光让这里静静的了呢，是不是一缕一缕的阳光让这里的一切不存在了呢。当一种东西让存在的一切显得不存在的时候，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静呢？

我就坐在阳光里，我静静地坐在阳光里，很静很静地面对一切，这一切一切的不存在的东西静静地在我的面前像往常一样存在着，我似乎就坐在时间之外的一个什么地方。

那么我究竟坐在一个什么地方？那么我是不是在那一刻也不存在了呢？

我会想到一些事情，但那些事情离我很远，其实那些事情是刚刚发生不久的或者将要在不久发生的事；我会想到一些人，那些人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其实那些人就是我周围的一些人，我在不久以前还和他们用声音或者气味交流过碰撞过。但那些人、那些事情突然地在那一刻很模糊也很影子地变成似乎并不是真实地存在过的某种影像。存在有时候是很虚无的，就像这个时候，一切真实存在的东西好像就是在证明一种虚无和并不存在的存在。

但是阳光跳了一下，在一个什么时候，在一种什么状态

下，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跳了一下，很轻微地跳了一下。时间也跳了一下，是阳光先跳了一下呢，还是时间先跳了一下，或者是它们同时跳了一下。突然地，我感觉到周围的一切就又真实的存在着了，桌子、书、电脑、电话等等的一切，它们好像也是刚刚才开始存在一样，它们睁着眼睛在这时刻空空地没有内容。

我知道静在那一刻结束了，一切的不存在从那一刻开始又进入了存在的状态。我翻了翻日历，日历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我看到了很真实的这个日子：2005年8月20日，立秋后的第13天，末伏第7天。原来已经是秋天了，原来伏天也要完了，这一切我似乎都忘记了，可是有许多的东西在我似乎忘记的过程中说完就完了。

我想着一年里所做的事情。我想着许多年里所做的事情。我想着以后许多年将要做的事情。我想着我会在突然间就老了。我想着从窗户里照进来洒在我脸上的阳光也会在突然间老了。

存在于真实的时间和空间里，存在于真实的阳光下，存在于真实的琐事里，那一刻的静离我真的远了。

半个月亮爬上来

淡淡的，那是半个月亮。

青青的，那是寻常的天空，还有云，一丝一丝的，可以想像成许许多多种很具体的东西。天空是想像的载体。

半个月亮从哪里爬上来了，还在看着我，一直地看着我。我看她的时候，她的脸就红了。

于是到处都红红的。

于是我们就大碗大碗地喝酒，喝一种叫做九月九的酒。我们总要找一個借口喝酒，借口其实就是我们手中的酒杯，我们把那些叫做“借口”的酒杯举在手里，于是酒杯里的那半个月亮就更红更红了。

我们好像就是朝着那半个月亮来的。我们走出城市，过了一座桥，又过了一座桥，还过了一片长满了玉米的庄稼地，庄稼地里有一个人在撒尿，好像是朝着夕阳，好像是朝着某一棵玉米，身子一抖一抖的，好像还唱了一句很俗很俗的歌。玉米已经枯了，玉米一枯吹过玉米地的风就瘦瘦的，于是玉米秆子也瘦瘦的了，于是发白的玉米叶子也瘦瘦的了。秋天是不是就是一个很瘦的季节呢！

但是，九月九的月亮从一个什么地方爬上来了。

我们本来是在回味一个时代；我们本来是在寻找机会对着空气吹牛，吹一只看也看不见的牛；我们本来是在酿一种浪漫，然后像吐痰一样再把这种浪漫吐出去。那半个月亮就

出来了。那半个月亮她什么时候就出来了呢？

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西天的边上还有太阳，是夕阳，夕阳很老很老了，一不小心夕阳好像就会坐到西天边的那个山尖尖上。老是一种规律，夕阳是不是会在某一个瞬间坐到山尖尖上去呢，夕阳是不是会对着我们很羞赧地一笑呢。其实夕阳一直朝着我们笑着，了悟了一切地笑着，忘记了时间地笑着，或者，什么也不什么地笑着。夕阳一笑，我们就有想哭的感觉，这又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有时候感觉真的很奇怪。

但是，当我们站在一座庙的前面，站在一座大佛的后面看西天边夕阳的时候，它没有坐在山尖尖上，没有坐在那儿和我们对视一会儿，哪怕是一小会儿，它爬在山的后面，爬不牢一样一不小心就滑下去了。那时候有一种很响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好像听不真切，却是很响很响的，是不是所有很响很响的声音都是听不见的呢？但空气是听见了，于是空气就颤了一下。

我们开始喝酒。北魏鹿苑给我们准备的酒很香很香，羊肉也很香很香，我们啃一口羊肉，喝一口酒，我们喝一口酒看一下天上的月亮。九月九的酒很香很香啊，九月九的羊肉很香很香啊，而九月九的月亮却是清清的，淡淡的，我们就着九月九的月光下酒，就觉得自己也轻飘飘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散发着酒气的一朵浮云。

我们喝一口酒又喝一口酒，我们指着那半个月亮说：那是我的舌头。

在九月九，在一个叫做北魏鹿苑的地方，我们的舌头成了半个月亮。

鹌鹑飞了

鹌鹑飞了。

在我的记忆中，鹌鹑拍着翅膀在低空里转了一圈，抖了抖头上的毛，然后晃晃身子就飞进那片挡住阳光的房屋后面去了。让我的目光在一瞬间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

我们那地方把学名叫杜鹃的鸟叫“臭鹌鹑”，为什么叫臭鹌鹑，我至今也不知道原因，曾经动过问一问村里的老人们的念头，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也没问。臭鹌鹑一般在春夏时节出现，当田地开始泛绿的时候，臭鹌鹑就在田野上飞了。仿佛臭鹌鹑是跟着那绿一起从地下钻出来的，也仿佛臭鹌鹑飞过来后，那田野就跟着绿了。

“臭——鹌鹑，臭——鹌鹑。”

“臭——鹌鹑，臭——鹌鹑。”

臭鹌鹑的叫声让夏天变得很绵长。

在一个太阳热得让人不想动的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或许我还在做一个和水有关的梦。就听到了窗外惊叫夹杂着笑声的声音。揉着惺忪的眼睛，走进太阳底下，一个场景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姐姐穿着纯蓝色的衣服，在太阳下跑着，边跑边叫，边跑边笑，叫声和笑声让阳光在那一刻显得很单薄。她的影子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一晃一晃的，一会儿叠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就像两个单纯的孩子的情绪在不断地变化一样。姐

姐的手举得高高的，手里握着一个黑黑的东西。

“臭鹌鹑，臭鹌鹑。我掏出臭鹌鹑了，我掏出臭鹌鹑了。”

姐姐喊着叫着，深一脚浅一脚地从远处跑过来，地上有前几天下雨留下的水坑她也没有在意，只顾高兴地奔跑，裤腿上沾满了水和泥，一只鞋已经跑丢了。到了我的跟前，姐姐得意地举着手，对我说：“你看，我掏到臭鹌鹑了。一中午我就一直盯着它，终于见到它进了窝。原来它的窝就在咱家菜地那边。”姐姐的脸上流着汗，连头发都贴在脸上了。

姐姐太高兴了，她满脸的笑让我总觉得那个夏天的那个中午连阳光都在笑，连树都在笑，甚至连从天上飘过的云都在笑。有风轻轻地从我们面前吹过，我觉得那风都笑得“咯咯咯咯”的。

我对姐姐说：“给我玩玩。”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不。”姐姐看我一脸失落，又说：“看就看一下。”她把手伸过来，手中的鹌鹑鸟头对着我，闪着眼睛看着我，头上的长毛一耸一耸地。我真想把鹌鹑鸟捉在手里，像姐姐捉着它那样。

“我真想捉一捉它。”我又对姐姐说：“哪怕就一下。”

姐姐有点不情愿地把手伸向我，说：“就一下。”

我点了点头。

就在那一瞬，不知是我没有抓牢，还是姐姐的手松了那么一下，臭鹌鹑脱开我们的手向着天空飞走了。那一刻，我和姐姐的目光一齐被鹌鹑一挺一挺飞走的身影拉长了。直到它飞到我们看不见的房屋的后面去。

我等着姐姐骂我，可她没有骂我，只是怔怔地望着鹌鹑远去的方向。我在心里说：姐姐成大人了。我看完了姐姐，也就顺着她的目光去看那远处。其实远处什么也没有，偶尔

有鸟飞过，但不是曾经捉在姐姐手里的鹁鸪了。

那一年，就是我认为姐姐成大人了的那一年，姐姐走了。姐姐永远地融入了一片蓝色的湖面。

我们好多次设想我们跳入那一片蓝色的湖里去玩水，但我们一直也没有勇气，可姐姐却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下午永远地跳入了那一片蓝色的湖中。好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不知道姐姐在跳下去的时候害怕了没有，也不知道她想没有想过她上来后告诉我跳进那片蓝色的湖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想起姐姐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自然不自然地涌上四个字：鹁鸪飞了。姐姐在那个中午的阳光下生动的影子也就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草地心情

好久没有亲近草地了。没有亲近草地的心情，显得枯燥而没有生机。

好多年前的一次从草地走出的感觉，至今思之如昨天，但正是因为对草地的鲜活的记忆，使得那份渴望如疯长的长春藤，长着长着就迷失了方向。

那是一块很小的草地，很小很小，草也不是很好，但青。是一个偶然的会，就与那草地相遇了。

草地是朴素的，几乎没有一朵野花，也几乎没有什么飞来飞去的蜜蜂和别的什么飞虫，草地的上面是清的空气，空气的上面是蓝的天，在清的空气和蓝的天的下面，草地的那份青绿就显得格外格外让人倾心。草地的附近没有河，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也许以前有过，但在岁月的磨蚀下消失得干干净净了。草地的周围是旷野，很辽阔的样子，但在草地面前，那辽阔也显得很不足道了。

我是躺在草地上面的。草地不软，但我躺在上面的感觉却柔柔的，似乎身体稍微用一下力就会弹上弹下。躺在草地的上面，可以望着蓝天，也可以闭上眼睛。闻着草的味儿，我就总想朗诵一首儿歌。遗憾的是我的脑子里很少有儿歌。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奶奶教的那几句顺口溜：

喜鹊儿尾巴长，娶过媳妇忘了娘；

喜鹊儿尾巴长，娶过媳妇忘了娘。

我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喜鹊儿尾巴长，娶过媳妇忘了娘。

……

我不知念了多少遍。

我是在一遍一遍念的过程中想着，我总觉得这两句话里缺少什么东西，又多出什么东西，我是想想出几句多了什么又少去什么东西的词，哪怕一句，但遗憾的是什么也没有想出来。

因为什么也没有想出来，在那一天在那一天以后的许多天，我都觉得欠着那片草地什么，我都觉得欠着那天的自己什么。因为觉得欠着那片草地什么也因为觉得欠着自己什么，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我一直觉得郁郁寡欢。

我是该郁郁寡欢的，因为我总想使什么都很圆满，那天我却欠下一笔债。

草地终于离我远了，是我自己一步一步离开草地的。我欠着债，离开草地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走向哪里。

多年以后的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回到了那片草地，我顺口念出了一首儿歌，很美很美的儿歌，我就想：那天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么美的儿歌呢？

醒来后我总觉得那首很美很美的儿歌就在我的脑子里印着，却怎么也想不起词来。

茶 屋

十年弹指一挥间，弹不去的是对往事的回忆。

在梦里我总会想起那一个并不起眼的茶屋。

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幸运地考上了一所省城的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我的家在一个很偏僻的小村，要到省城去读书，先要步行走十里路，到一个稍微大的村子坐上公共汽车，走一百里到市里，再坐上火车到省城。

第一次出外上学，父亲把我送到市里，因为我们是上午去的，在市里我们又没有亲戚，买的又是晚上十点钟的票，这一天的时光就很难打发。父亲领着我在街上转了几圈就懒得转了，在一家商店的门口坐了一会儿，才到了中午。

我们进一家小饭店吃了点饭，从饭店出来，父亲说咱们进茶屋吧。我们就进了火车站旁边的一家茶屋。茶屋不大，只有一间普通的房子那么大，总共摆了四张桌子，另外还有一个柜台。里边的摆设也很简单，普通的长方形桌子，上面铺着一张很一般的塑料纸，柜台也没有怎么进行装点，和一般人家的家里差不多。

我们进去的时候，屋里没人。一位看上去有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出来招呼我们，我看着她想到了我的奶奶。父亲要了一壶茶，一小碟瓜子。老人笑着给我们端上来后，就一直坐在柜台后面看一本书。老人戴着眼镜，不时抬起头摘下眼镜，问我们要不要加水。父亲说还有呢，您忙吧。